

〔日〕渡边淳一

わたなべじゅんいち

著
曹宇
译

冰纹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冰纹

〔日〕渡边淳一

わたなべじゅんいち

著 曹宇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冰纹 / (日) 渡边淳一著; 曹宇译. —杭州: 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14.1

ISBN 978-7-5339-3877-2

I. ①冰… II. ①渡… ②曹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310704号

氷紋 by 渡辺淳一

Copyrights : © 1974 by 渡辺淳一

This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OH INTERNATIONAL CO. LTD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s : © 2013 by Beijing

Xiron Books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简体中文版由渡边淳一经由 OH INTERNATIONAL 株式会社授权出版
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11-2013-133

责任编辑 闻 艺

特约监制 金马洛

特约编辑 樊广灏

装帧设计 刘 凇

冰纹

[日] 渡边淳一 著 曹宇 译

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

网址 www.zjwycbs.cn
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印刷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
字数 180 千字

印张 7.75

插页 2

版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39-3877-2

定价 29.8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
录
— contents

1	第一章 回 想
23	第二章 摇 影
49	第三章 邂 逅
69	第四章 残 渣
101	第五章 雪 褶
123	第六章 晚 冬
149	第七章 伤 痕
171	第八章 雪 融
197	第九章 短 暂
213	第十章 龟 裂
233	解 说 川边为三

第一章 回 想

“昨天晚上，我碰见了久坂。”

吃完早饭，丈夫敬之将这一消息告诉有己子。

今年上小学的独生女真纪已经去了学校，只有丈夫敬之和妻子有己子两人在饭厅里。

“久坂？”

最近稍稍发福的敬之，早晨只吃蔬菜沙拉和一片烤面包。敬之刚吃完沙拉，看着桌上的报纸，点点头。

“在什么地方碰到的？”

“他来医院了。”

有己子从侧面看着读报的丈夫，揣测他突然提及该事的用意。

“他回札幌了？”

“不，不是的。”

“那么是来玩？”

“不……”

敬之点上烟，又看起报纸。

对丈夫欲言又止的态度，有己子稍感烦躁。

敬之的说话方式一贯如此，自己挑起话头，却又不爽快地回答。回答时，眼睛不是看着电视机就是看着报纸。

但他并非对谈话不感兴趣。他虽然眼观别处，似乎无聊地应答着，实际上却敏感地关注着谈话的对方。现在，有己子感觉他就是如此。

“为了工作上的事情？”

有己子克制住焦灼的心情，尽量平静地询问。

“或许他就要回札幌了。”

“就要……”有己子在嘴里嘟囔着。

在有己子才二十二岁的时候，久坂利辅离开札幌的大学附属医院，前往日本海的海滨城市天盐町的医院。从那时起，已经过去七年了。

“那么，他要回来了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敬之放下报纸，要喝咖啡。有己子失去了继续追问的勇气，站在水槽边。

当壶里烧开的咖啡飘出香味时，敬之又接着说：“昨天下午，他突然来医疗部了。”

敬之坐在餐厅椅子上，欣赏着窗外飘落的雪花。有己子扭过头看了他一眼，问道：“一个人？”

“对。”

有己子倒了两杯咖啡，把其中一杯递给了敬之。她和丈夫隔着餐桌，相对而坐。

“当时，他说想回来？”

“不，那家伙还是什么都没说……”

“那，为什么……”

“在那种乡下城市待了七年，都待傻了吧。”

说完，敬之嘬了一口热咖啡。

久坂回札幌的事情还没确定，丈夫似乎只是揣摩到了久坂的心境。

“久坂常来札幌吗？”

“据说这次来之前，有两年没过来了。”

“那他还是有什么事才来的，对吧？”

“他妈妈好像死了。”

“他妈妈……”

有己子吃惊地抬起头。

敬之和久坂是札幌大学医学系的同届生，大学毕业后，两人一起进入第一外科医疗部。虽然之后一人留在大学，一人去了地方医院，但同届同门的情谊并没割断。朋友的母亲过世，朋友从乡下赶回来，而丈夫直到现在才说，有己子不知他内心是怎么考虑的。

“什么病？”

“听说是心绞痛。”

“突然去世的……”

“好像是。”

“刚刚新年……”

有己子叹息着，敬之又看起报纸。

“久坂的妈妈一直在札幌吗？”

“好像在手稻，和他妹妹一起生活。”

从札幌向西驱车三十分钟就可以到达手稻，那是临近大海的郊外。

“那你要去吧？”

“今天晚上是守灵夜，我要去一下。”

“穿西装？”

“要黑色的，再戴上黑袖标就可以了。”

“守灵从几点开始？”

“六点。”

敬之似乎起初就打算说这个事。他拐弯抹角地说，大抵是有含义的。有己子警惕地看着丈夫。

“送钱吗？”

“医疗部会出的，不用准备吧。”

“但那是医疗部出的，个人还是要出的吧？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对呀。你们是同届的，而且受到他不少的关照。”

“不对，我不记得他给过我什么关照。”

“怎么……”

有己子再次吞声不语。

这个人究竟在考虑什么？

久坂是否关照过敬之，那是男人世界的事情，有己子无从知晓。但不管怎样，至少是同届生，多少应该表示点心意。

“包个五千日元，如何？”

敬之似乎同意了，站起身，面朝衣柜门上的镜子。

“医疗部有装钱的纸袋吧？”

“有吧。”

敬之在镜子前系着领带，点点头。

他是大学副教授，从事着刻板的职业。也许是这个缘故，敬之总是穿白衬衫，配上昂贵却又让人感觉朴素的领带。

“我走了。”敬之系好领带，说道。有己子赶紧从衣柜抽屉里取

出新手帕，然后将桌上的香烟和打火机递过去，接着又跑到玄关擦皮鞋。

敬之似乎喜欢有己子听到自己突然说“走了”后忙不迭的样子。他现在也马上拿着公文包，站在玄关处，低头看着擦拭皮鞋的有己子。

“晚饭不回来吃。药商在‘滨茄’请我吃饭。晚上可能要晚点回家。”

敬之穿上藏青底、黑条纹的大衣，然后深深地戴上呢帽。

坐电车去大学，有三站路。夏天敬之几乎每次都步行上班，下雪则多乘电车。虽说是副教授，但因为每天早晨医疗部九点有协调会，所以八点半就要离家。

“走了。”

“走好。”

有己子在门口伏地行礼。这虽是老套礼节，但在送行时不可或缺。

新婚半个月后，敬之曾郑重其事地对有己子说过这样的话：“从我小时候开始，在我父亲出门时，我母亲必定是伏地行礼，送行。父亲死后，母亲则对我这样。也许你会认为那是陈腐的东西，但如果你那样做，我一天都会神清气爽。因此请你要遵守这一礼节。”

敬之的父亲是书法家，敬之是父亲的小儿子，上面有两个姐姐。从小开始，他作为男人的权威性就被充分认可。他让妻子伏地行礼，送迎自己上下班，从而获得满足，这或许就是他对往日的一种留恋吧。

起初，有己子觉得那很夸张，有点难为情，但习惯后就没什么特别的感觉了。

她妹妹理惠有次来玩，吃惊不已：“姐姐，你像在侍奉陛下。”

有己子只能苦笑。

“只要做个形式，那人就满足了。”有己子非常明白——如果只做那一件事，就能让丈夫有个好心情，又何尝不可呢？

有己子和敬之是七年前完婚的，那一年敬之三十岁，有己子二十二岁。那时有己子的父亲氏家伸太郎是札幌 S 大学医学系第一外科的教授，敬之是她父亲主管的第一外科的属下，在伸太郎的指导下，他拿到学位，取得了助教资格。即便在才俊云集的第一外科，敬之也算出类拔萃，那时就有传言说他是未来的教授候选人。

当然，伸太郎也认可敬之的才华，他会让敬之带领大家收集学所需的数据。有己子大学毕业时，和敬之定下了婚约。

有些属下认为迎娶主任教授的千金是得不偿失的，因为那会惹人妒忌，招致流言蜚语，在单位的处境会变得困窘。但抱有那种观点的人实际上也是出于对被选中的人的嫉妒，换了自己，又有几个人会断然拒绝呢？

伸太郎直接对敬之提及结婚事宜，敬之当即允诺：“很高兴您的女儿能嫁给我。”

的确，当时的有己子即便没有教授千金的身份，也是位很有魅力的女性。

提到结婚事宜时，她还是大学四年级的学生。她就读的大学是只招收女生的教会学校，札幌的大家闺秀大都集聚于此。

光听闻有己子的经历，有人会把她想象成古语所说的“深闺千金”，其实不然。她夏天打网球，冬天玩滑雪、溜冰，还会驾驶，擅长体育运动，算是个疯丫头。她小巧玲珑，青春洋溢，又是个大

家闺秀，这不能不引起伸太郎年轻属下的好奇心。

当伸太郎建议她和敬之结婚时，有己子没有格外起劲，也没有反对。

有己子当时才二十一岁，从未把一个男子当作结婚对象考虑过。

“女孩子最好早点结婚。那个男人没错。”

虽然有己子觉得父亲的想法老派，但也不能以此当作反对的理由。

“你一毕业，五月份就举办婚礼，怎么样？”

“等等！”

“怎么，对诸冈有不满？”

诸冈是敬之的姓。

“也不是……”

新年或者学会有需紧急磋商的事宜时，诸冈敬之曾来过几次，有己子知道这个人。他看起来没有显著特征，但在某些时候，他那透过眼镜的视线敏锐而冷静，似乎能证明其青年才俊的传闻。

在谈婚论嫁前，有己子没有特别在意敬之。只是在一年前的元旦，第一外科的职员们聚集家中时，在伸太郎的要求下，敬之唱了家乡越中地区的民谣。当时，有己子觉得他声音齐整，但没有感情。对于敬之的记忆，不过如此而已。

就像有己子对敬之不关心一般，敬之看上去对有己子也没有兴趣。对于教授的千金，其他属下会说奉承话，投以倾慕的眼神，只有敬之毫无兴趣，热衷于说一些晦涩难懂的话。

不过，他能如此痛快地应承伸太郎的提议，可见其内心对有己子也抱有好感。

“对方说行，你也要答复吧？”

“为什么那么急呀？”

“因为你爸还有一年就要退休了。他想在此之前让你出嫁。”

通过妈妈的话，有己子知道了父母的打算。在爸爸在位时出嫁对有己子有利无害。

但是如果可能，有己子想再玩玩；如果可能，她想谈一次真正的恋爱，享受青春后再步入婚姻生活。她觉得如果就这样和敬之结婚，生活虽然稳定，但会作为平凡的妻子，慢慢地陷入家庭生活。

“怎么样？”

“难道你有其他意中人？”

被父母逼问时，一个男人的面容出乎意料地在有己子的脑海中闪过。

那是同属第一外科，与敬之同期的久坂。

没有任何关联，只不过在伸太郎发问后，久坂突然浮现在有己子的脑海中。当时，想到这个人，有己子意外地惶恐不安。

为什么那个人会……

有己子沉默不语，回味着一瞬间的念头。

元旦时，下属们聚在一起，来伸太郎家拜访。那时，不知为何，久坂总是蜷缩着瘦长的身躯坐在末席。下属们入座时，顺序大体遵循毕业时间，按照学长到新人的顺序，依次往下。当时，敬之已经坐到前排，即便他再优秀，与他同期的久坂也应该坐在比他靠后两三个位置的地方，再不济也该坐在中间——至少从属下们历来的排序来说也是理所当然的。

但是久坂坐在靠近末席的地方，夹杂在刚进入部门工作两三年的年轻医生中。有时，晚到的年岁大一点的下属，也就坐在下方，而久坂就算和大家一起到，也坐在下方，似乎那是被规定好的位置。

不可思议的是，对此，久坂本人也罢，周围的人也罢，都没有

觉得奇怪。

有己子几次想问爸爸这件事，但没敢开口。因为爸爸可能会呵斥她：“单位里的事情，你不用知道。”

或许是排位奇怪，或许是正月里当大家觥筹交错时，他没有兴奋地唱歌，而是独自沉默的缘故，有己子反倒对他留有印象，上菜时会察看久坂的神态。

久坂的面部和背部一样细长，脸色总是有点苍白，眼窝深陷。酒量似乎很大，只要给他倒酒，他就喝。但是，就算全场的人都兴奋了，他依然正襟危坐，目视对面的墙壁，专注地聆听众人的歌声。一曲唱罢，他和大家一起拍手。

乍看上去，他似乎融入了热闹的宴席氛围，但仔细观察，便能发现那只是表象，他的心在别处，表面上和众人步调一致，其实心不在焉。

“怎么样，有意中人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有己子抛却那一瞬间浮现在脑海中的久坂的身影，重新坐好，面对母亲。

现阶段，能否说自己就是喜欢，有己子毫无头绪。即便自己说“喜欢”，他是否接受也无从得知。

医疗部的职员中，有一种人会主动向有己子示好，而另一种人则是故作无心状，而且后者多是有意识地装作不关心。但只有一个人，就是久坂，似乎不是这两种类型的人。只有他，不管有己子如何，他一直不关心。

自己不是喜欢，而是在意那个人。

有己子决定忘却久坂的身影。

与敬之的婚约商定后，在结婚前的半年中，有己子和敬之有过多次约会。只要见面，敬之总是文质彬彬、举止潇洒，就连那些为争夺有己子而相互提防的医疗部职员们，对于他们的婚约也没有表现出惊讶。或许他们觉得敬之得到有己子纯属正常，毕竟敬之的优秀和受伸太郎的器重，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。

可是，即便周围所有人都认可敬之，有己子的脑海中依然时会出现久坂的身影。

久坂只在一年一次的元旦出现，额外的情况，有己子无法得知。偶然来访的医疗部职员在与父亲的谈话中，也没有提及久坂的名字。

可是，对于未知的事情，有己子更加在意。

在婚前一个月的九月初，有己子不经意地向敬之问到了他。

“和你同期的久坂先生，在吗？”

“你认识他？”

“他来过我家。”

“对了，是新年的时候吧。他怎么了？”

“没什么。只是我想他也在医疗部吧？”

“在是在……”

敬之欲言又止，点上烟。

“从下个月开始，他要去天盐。”

“天盐……”

“你去过那里？”

天盐临近北海道北部的稚内，是个面临日本海的小城。两年前大学放暑假的时候，有己子和朋友想去北部的利尻、礼文岛，在地图上发现，在那两个岛的对面有个叫天盐的小城。

“他为何要去那种乡下地方？”

“因为许多事情。”

敬之欲言又止，有己子反倒被勾起了好奇心。

“事情？什么事情？”

“他本来就不会长期留在大学，本来就预定要去小地方。他在医疗部能待到今天，是因为你爸爸的怜悯。”

“爸爸的怜悯？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没，也没什么……”

“怎么回事，请告诉我。”

“好，那我说，但你不要告诉别人。”

“我当然不会说。”

“他曾经惹过事端。”

“事端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简单说，就是杀人。”

“杀人……”

说完，有己子赶紧捂住嘴巴。

因为有两个人坐在他们的斜前方，其中的男子回头看了看他们。

“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证据。”

“那为什么……”

“据说他进入医疗部的第二年，去地方医院时，认识了一个已婚女子，那女子有个身患重症残疾的孩子。他过于同情那个女子，就有意识地杀害了那个孩子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